

6000年前的“花瓣纹”彩陶：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杭侃



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参加在山西临汾举办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雪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4句诗。这几句诗在考古界流传甚广，其中“燕山龙”是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雕C形龙；“华山玫瑰”则是指在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中经常出土的彩陶上所绘制的花卉纹样，盛行于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一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龙文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都位于黄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生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时代和地域差异，又

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化。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多样的彩陶，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以独具特色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家卜工认为，“在偌大的区域里，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也较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关中，仰韶时代遗址达1300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聚落的规模也从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不等，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100万平方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的周长约1945米，壕宽9米—13米，深2米—4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为，“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遗址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晋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考古学家孙庆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是山西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了两组红底黑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花纹简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物就宛如一个待放的花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理念：由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筴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灰陶为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应该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证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的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学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到艺术史家巫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文化的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造带有印纹与凸纹的单色器皿为特征。因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而非彩绘作为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白蛇故事的演变

●盛文强

《白蛇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与《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千年的白蛇化作美貌女子，下山找到恩人许仙，并以身相许来报恩，后来被金山寺法海和尚看破，扣留了许仙。为救出丈夫，白娘子施展神通“水漫金山”，终不敌法海，被压在西湖雷峰塔下。白蛇故事除了可歌可泣的爱情，还有精彩的神魔斗法，以及许仙之子高中状元的大团圆结局。白蛇故事自南宋起开始流传，大致有口头传说、戏曲曲艺、通俗小说三种形式，经历了民间话语和文人书写的多重塑造，才有了今日的面貌。

白蛇前传

白蛇故事的源头可追溯到唐代，郑还古《博异志》中有一篇小说《李黄》，主人公李黄路遇一白衣娘子，见其“绰约有绝代之色”，不由得心生爱慕，一路跟随至白衣娘子家中，欲结百年之好，其家中又有一青衣妇人，是白娘子之姨，白蛇和青蛇的原型或从此处化来。李黄与白衣娘子同居三日，仆人发觉李黄身上“有腥臊气异常”，不由得惊异。回家后，李黄便卧病不起，家人掀起被子一看，他的身子已经融化为水，只剩头。家人去白衣娘子家寻访，只见一座空园，一棵皂荚树，附近的人说“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这时家人才联想到，那个白衣女子可能就是白蛇所化，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早期的白蛇故事，显然带有训诫的意味，强调“妖由人兴”的价值观念——正因为李黄贪恋美色，妖怪才有机可乘。

还是在唐代，另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巨蛇故事。《旧唐书》载：“天宝中，洛阳有巨蛇，高丈余，长百尺，出于芒山下。胡僧无畏见之，叹曰：‘此欲决水注洛城。’即以天竺咒之，数日蛇死。”故事说的是洛阳有一条巨蛇，要发大水淹没洛阳城，最终被高僧普无畏降伏。这个故事里已经有了僧人降伏蛇妖的情节，如果进一步探究，该故事是中古时期常见的“胡僧降龙”母题，是随着佛教东传的故事，而佛教中的龙本来是指“那伽”大蛇，具有司雨的职能，故而能掌控水。而在中国传统中，洪水俗称为“走蛟”，俗传蛟似蛇，蛰伏在山中，遇到

雨季就会冲出，造成洪水灾害，南朝任昉的《述异记》就认为蛇五百年化为蛟，而蛟一千年便化为龙。因而蛟是蛇的高阶形态，并且带有水神的神格，白蛇水漫金山，也是保留了蛟的神格，“水注洛城”也可视为佛教故事与本土传统的碰撞融合，为后世白蛇故事里的“水漫金山”提供了参照。

还有流传在江淮地区的“泗州大圣锁水母”故事，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泗州塔下，相传泗州大圣锁水母处。”泗州大圣即唐代高僧僧伽，俗传僧伽在泗州降伏了水母，水母又称水母娘娘，是淮河水神，她爱上了泗州的书生，却遭到拒绝，于是发水淹没泗州。民间传说，水母娘娘挑着两桶水，走在泗州道上，桶内装的是五湖四海之水，一旦倾泻出来，东南半壁将成为汪洋泽国。当时僧伽路过，来向水母讨水喝，一张嘴便吸干了两桶水，水母大惊，与之战，终不能敌，被僧伽锁在了泗州塔下。这则故事的内容就是僧与妖大战，遏止住了水患。

“降伏水怪”的故事模型，均以水妖作怪为开端，而最后法力高强的仙人收服妖怪，平息水患，这些故事可看作是白蛇故事的“前传”，最终发展为白蛇与法海斗法的“水漫金山”桥段。

故事定型

白蛇故事的雏形，当属宋代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此篇见于明代洪楫编纂的《清平山堂话本》，较好地保存了宋元话本的原始风貌。《西湖三塔记》的主人公名叫奚宣赞，生活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家住临安府涌金门外，其父曾在岳飞麾下任制军官，人称奚统制。奚宣赞清明节游西湖，被骗进了妖怪巢穴，被迫与白娘子成亲，险些丢掉性命，所幸宣赞有个叔叔奚真人在龙虎山学道，最终施展魔法，救出了宣赞。原来白娘子是白蛇，其女仰奴是乌鸡成精，家里的婆子是水獭成精。奚真人将三妖打回原形，装在一只铁罐内，安在西湖底下，又建造三座石塔，用来镇压三妖，这便是西湖“三潭印月”的三塔。奚宣赞与后世故事中的许宣、许仙音近，白蛇故事的男主人公呼之欲出。

此后西湖白蛇故事在民间流传，一直到明末冯梦龙作《警世通言》时，作了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标志着白蛇故事的定型。故事设定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临安，药铺的主管许宣游览西湖，遇到白娘子与丫鬟青青，与白娘子互生爱慕，私订终身，后因白娘子盗取府库官银案发，许宣受到牵连，被发配到苏州，白娘子一路寻至苏州，与许宣成亲，不久又因白娘子盗取府库细软宝物为许宣做新衣，许宣穿着新衣出门，又被官府捉拿问罪，发配到了镇江。此后许宣对白娘子多有疑惧，在法海和尚的唆使下，许宣用钵盂罩在白娘子头上，使其现出蛇形，而丫鬟青青是西湖内的青鱼精，法海将二怪镇压在雷峰塔下。与后世流传的白蛇故事不同，冯梦龙所写，延续了《西湖三塔记》的主题，仍是妖怪迷惑人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情节尚未出现，两次盗银盗宝的事件，说明白娘子的妖性未除，但白娘子自称“不曾杀生害命”，尚存有善念。法海和尚留了几句偈语点明了小说的主题：“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湖三塔记》的故事地点未出杭州，自始至终一直在西湖左右，冯梦龙的故事则是以杭州为



杨柳青年画《水漫金山》

图片由作者提供

起点，又旁及苏州、镇江，地点的转换，或许暗藏故事传播的秘密——由杭州传出，各地有了不同版本，而最终融合到一处，故事的地点也随之闪转腾挪。白蛇故事由地方经验跳脱出来，不再局限于一地一隅的乡野口耳之谈，而是拓展到整个江南地区，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开枝散叶

受到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影响，清代又出现了一系列白蛇故事的文本，比如乾隆年间方成培的剧本《雷峰塔传奇》，增添了“求草”的情节，是说男主人公许宣看到白蛇现出原形后吓死，白蛇去仙界盗取仙草救丈夫，与白鹤童儿作战。另外还有一折“水斗”，是白蛇为救许宣而发大水与法海争斗，即民间所说的“水漫金山”。通过这两场大战，白蛇敢爱敢恨的性格得以饱满起来，她为了救丈夫，全然不顾性命，验证了爱情的忠贞，同时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自我救赎，白蛇的风评由此产生了逆转，其妖性逐渐退去，人格魅力日渐丰满。嘉庆年间的弹词话本《义妖传》中直接称白蛇为“义妖”，并且首次使用了“许仙”这个名字，主人公出场自我介绍道：“小可姓许名仙，字汉文，祖籍浙江钱塘县人民。”然后也有“盗草”“水漫”等回目，此处的白蛇也成为至情至性的“义妖”，相应地，降魔除妖的法海受到人们的嫌恶。

清代玉山主人的小说《雷峰塔奇传》中，许仙的姐姐许娇容、姐夫李公甫等名字相继出现，后来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相关人物名字便是参照此处，小说的故事情节更为丰满。清末民初梦花馆主的通俗小说《白蛇全传》堪称白蛇故事的集大成者。该书共有二十多万字，篇幅可谓辽阔，作者将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加以整理，主线之外又能横生枝蔓，情节引人入胜。比如法海和尚前世为蛤蟆精，它的舍利子被白蛇盗走，于是怀恨在心，所以后来刻意破坏白蛇与许仙的婚姻。这种民间视角下的故事情节自洽，为人们喜闻乐见。在《白蛇全传》中，水漫金山之后又敷衍出许多情节，比如小青逃脱，修炼成九把飞刀，找法海寻仇。另外，许仙与白蛇之子是文曲星下凡，考中状元文，后来救得母亲出塔，小青亦配许仙为侧室，生一子，是武曲星下凡，许家一门之内，竟然出现了文武双状元，世俗的荣耀达到极致。到最后许仙和白蛇、小青三人功德圆满，飞升仙界。富贵满门的大团圆结局，很能迎合普通民众的情感诉求。

《白蛇传》作为戏曲的题材，也出现在京剧、越剧、豫剧等

“博物馆热”有深意

●张贺

乙巳春节，全国各大博物馆人如潮涌。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5年春节假期初一到初七，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264.87万人次，日均接待观众超1000万人次。“博物馆热”为喜庆团圆的佳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这所学校所要培育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自信自强、拥有文化自信的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独特深刻的思想理念、巧夺天工的工艺瑰宝，无不散发着中华民族自信、从容、优雅的精神气息。博物馆以文物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步入博物馆，无论身份高低、学识深浅，每个人都会在历史的光辉中，感受到源自内心的自豪与自信。文以化人，中华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培育了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徜徉于博物馆，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一定会促使参观者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通古达今、具备历史眼光的人。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而总是在曲折中前进；人生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难免有起伏、风雨。因此，在面对惊涛拍岸的挑战或复杂严峻的困难时，应更加理性和从容。古人释《周易》认为，“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世界日新月异，万物流变不息，而大道至简，规律可循，唯有在变革中坚守原则，方能处变不惊，勇毅前行。

具备历史眼光，使人着眼于长周期发展变化，而超越眼前的得失成败。博物馆浓缩历史，参观博物馆会启示人们，历史属于顺应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的人，唯有自强不息，才能创造未来。

博物馆所培育的应是仁爱爱美、具备审美素养的人。美，是衡量一个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美感的民族，美的意识诞生之早，美的创造之辉煌绚丽，美的开掘之深刻高远，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突出的。走进博物馆，一大感受就是美不胜收：商周的威严之美，春秋战国的朴拙之美，秦汉的豪放之美，唐代的雍容华贵之美，宋代的优雅清丽之美……令人目不暇接。中华民族自古就追求和谐之美、意境之美，提出“美善合一”的理论，为世界美学贡献巨大。中华民族把美融进了日常生活，举凡一砖一瓦、一屋一室、一杯一碗、一衣一履、一笔一画，无不承载美、托举美、展现美。今天，很多以传统纹样为灵感开发的文创产品风靡一时，购买者纷纷赞叹“老祖宗审美在线”。博物馆是美的集散地，陶冶性灵、涵养品位，让人在欣赏中提升审美素养。

今天，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时尚潮流。每年全国参观博物馆的人次超过14亿。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世界上有哪所学校能吸引和培育这么多学生？

博物馆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永远敞开大门的学校。随着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博物馆这所大学校必将培育出更多具有文化自信、历史眼光和审美素养的时代新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绵绵不尽、生生不息的力量。



杨家埠年画《许仙游湖》

图片由作者提供

曲种中，深受观众喜爱。受到戏曲的影响，民间年画、皮影、剪纸中也多有《白蛇传》的艺术形象，多选取“水漫金山”的经典场景，这是整个故事情节冲突的最高潮，法海的金钵、白蛇的宝剑在半空中飞舞，法海坐在山上，白蛇与青蛇乘船在水中，船周围又有一众虾兵蟹将手持兵刃冲杀，这是白蛇从东海龙宫请来的帮手。在杨柳青年画中，甚至出现了小青强势归来，战败法海、掀翻雷峰塔的情节，足见民间的情感所向。

到了影视时代，白蛇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首部白蛇题材的电影《义妖白蛇传》于1926年上映，由胡蝶饰演白素贞，可惜的是，该电影的拷贝没能流传下来。在徐克导演的《青蛇》中，法海的形象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则以惊艳的特效还原了水漫金山的壮烈，此外又有《白蛇：缘起》等动画电影。最为经典的当属1992年播出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该剧融合了玉山主人《雷峰塔传奇》和梦花馆主《白蛇全传》的情节，由赵雅芝、叶童、陈美琪等主演，并且加入了音乐元素，以新黄梅调的唱腔为主，唱段优美动听，遂成为一代经典。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白蛇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从不同角度的切入，会使古老的母题产生全新的意味，因而有了多样的阐释空间，这也是白蛇故事经久不衰的秘密所在。



杨柳青年画《开药铺》（局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